



【落英缤纷】

□李娟

恐惧记

小时候我在四川，总爱长时间流连乡间小道。无目的地行走，奔跑，喃喃自语，高声唱歌。田野四面荡漾。夏天鸣蝉如密网裹住双耳，冬天湿泥顽强团在鞋底。眼前道路无尽延伸，心中异想呼啦迸响。火花四溅，大汗淋漓。我如感受不到全世界一样行走在全世界里，如鱼感受不到水一样畅游水中。不时磕着碰着，伤痕累累。伤口不肯愈合，浑身到处都疼，到处都不安分。身躯是密室，年龄是禁限，重重封印无穷大的热情和伤心。然而话语之中有裂隙，眼睛中也有，指尖的力量中也有，头发的生长之中也有。这是成长的雷霆之势，轰然堆蓄一生元气。后来的自己，不停生病，羸弱不堪。幸有源自童年的旺旺有力的成长，童年的猛力，镇守身体一方，隆隆作响。于是生病的时刻无论多么痛苦难挨，总觉得死亡遥遥无期。

我在乡间闲耍，无限欢乐，又心怀巨大恐惧。我怕野狗，怕蛇，怕毒虫。最怕路边的坟墓。新坟倒也罢了，墓碑崭新，遍地红屑，看上去多少显得喜气洋洋。而旧坟森森，石碑歪斜，坟山塌陷，棺材外露，变形。潮湿的棺木上生满黑绿相间的苔藓，朽坏处黑洞洞的，看进去深不见底。每次经过这样的坟墓，心中紧绷，后背恶寒，嘴里却哼着歌。渴望快速经过，却硬逼着自己放慢步伐。童年的自己总是故作无畏。有人的时候，这无畏做给人看；没人的时候，做给冥冥之中的眼睛看。非得如此逞强不可，似乎非得如此才能震慑冥冥之物。有时当着别的小伙伴，还故意爬上裂开的老坟，踏上裸露的棺材，嘻嘻哈哈。还凑近上面的破洞往里看，拾捡被鼠爪啃噬的棺材碎片抛打同伴。那些木片轻飘飘的，使动一捏便成粉末，从指尖簌簌而下。那时心中既有恐惧，也有得意，还有隐隐哀求。这童年的轻薄之态，这小小的人儿，她瘦小、尖锐，不安，富予希望。我渴望她被原谅。

我渴望她快快长大，哪怕到了现在，我仍然以为长大后一切就会好起来。长大后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但是“长大”何时到来？她感到时间无限静止。每天早上醒来，好像一觉睡醒又回到了昨天。外婆像昨天一样催促她起床，屋檐水像昨天一样无止境地滴答。她懵懵然躺着。她躺着，一切不会到来。她主动起身追逐，一切仍不会到来。她翻个身面对木板墙壁。这是一座木结构的百年老屋，阴暗，霉湿。木板墙上嵌满虫蛀过的纹路，无尽地弯曲，均匀地混乱。这情景她看过一万遍。一万遍地心想：虫子迷路了。虫子在木板表面啃咬前行，像是在黑夜里拿着手电筒前行。她的手指细抚虫子的道路，然后又睡着了。梦中困于虫子的迷途。外婆又在叫她。她突然想起上学的事，感到焦灼，却怎么也醒不过来。

外婆八十多岁，她不足十岁。外婆比她多过了七十多年。七十年的距离，令她常常感到世界深远。她一次又一次去田野，一次又一次爬上最高的高坡，遥望群山连绵的远方。那时的希望与豪情才将她微微推向世界腹心。她紧攀世界的边缘，心想，只差一点了，再长大一点吧，再长大一点……她回到六平米的家中，外婆躺在黑暗中。她隔着七十年的距离看她，不知她是生是死。突然感到自己的成长可能源于外婆生命的退避。于是她又犹豫了。整个童年里，她担心外婆死去。后来渐渐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开始等待外婆的死去。死亡是什么呢？失去是什么？她再不愿往下细想。她飞快地跑，像在追赶又像在逃避。她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后来飞了起来。风瞬间鼓满咽喉和身体，上下左右前后方位瞬间混乱。世界瞬间失去地心引力。她瞬间大于整个世界。飞翔是她童年里的大秘密。她有时觉得是梦中经历，有时确信无疑。然而她哭的时候飞不起来，害怕的时候也飞不起来。那两种时候她沉重不堪。她一边哭，一边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在田野间，走在大街小巷。我尾随其后，无能为力。一生都无能为力。

童年的孤独还在于，旁观者永不现身，见证者永远沉默。童年中的自己独自走在无人的长巷中。前后顾盼，慢吞吞拖着双腿。天黑了也不愿回家。但是天黑不回家要挨打。我站在街头，站在茫茫童年之中。沧海一帆无尽地漂流。我犹豫再三。

小时候的自己胆子真小啊。怕挨打，怕野狗，怕蛇，怕毒虫，怕恶人恶语。归根结底就是怕死。怕一切暗处的，潜伏的，会突然降临，全面控制自己命运的事物。怕坟墓，怕死人，怕鬼。后来我知道

了：人鬼殊途。可当我小的时候，小小的人儿心神明灭不稳，过于急切的成长总会不时触碰万物的边界。走在路上，一脚阴，一脚阳。走着走着就走迷了，不知是梦是醒。乡间传说与个人记忆纠缠不清，莽莽时间中的累积物大于全世界。全世界下半部分拥挤，上半部分旷朗。我站在世界下半部，常常被挤得一动也不能动。抬头仰望天空，似乎看久了就会天地倒悬，坠落进无边的空旷之中。

小时候总被噩梦魔压。无论白天还是夜晚，半睡半醒间，总被黑暗而坚硬的事物深深俯瞰。被观察，被试探。它们弄不清我是什么，便离去。可有的却怀有恶意，它与我对峙，非要我示弱不可。它们逼至极近处，如同等待我死去般看着我。它比我更深刻地感受着我此刻隆隆巨鸣的双耳，倒涌的血液，敲响响钹的胸腔。它目睹我浑身颤抖，默数一波强于一波的震荡次数。当数到某个特定的数字，它退后一步，目睹我沉没深海。仔细观察万米高压四面八方将我的神魂捏搓为齑粉。

我体会的只是痛苦而已，可我的眼珠先我一步察觉到危险——它一个劲儿地往上翻。突然想起，人死了才会翻白眼。我不想死，死亡还远着呢。我拼尽全力掀动眼睫。我似乎看到了房间里的一切。以为这就是一切。然而晃眼间墙上幅画没了。再努力看过去，它仍好好地挂在那里。霎时清醒，悍然睁眼，烟消云散。

又躺了一会儿，渐渐有了力气，便起身把墙上那作祟之物摘下来。接着再睡。

这世上所有具攻击性的事物：醒不来的噩梦，甩不掉的鞋底泥，紧追不舍的狗，秘密伺守的蚊虫……都附着沉沉阴物。我无从躲避。我在乡间小路奔跑，又如挤身而过。巨大的未知与本能的希望一路紧随，前后翻腾，是命中自带的大风大浪。一时恐惧，一时狂喜。怎么也停不下来。我知道一停止奔跑，一安静下来，四面八方的伏击物就会扑上来。然而我跌了一跤。然而它们扑了个空。巨大的疼痛将我带走。我坐在陌生的地方号啕大哭。有人经过我目不斜视。又有人看了我一眼。我对他畏惧而心怀期待。然而他也走了。我心中的火苗渐渐稳当。四面八方的伏击物仍安静窥伺。我走过漫长的路回家。家是更可怕的所在。

家最坚硬，最亲的亲人最冷漠，夜夜入眠的床最危险，黑夜最漫长。可所有这些都消磨不尽我对人世间的迷恋。我是下次月考成绩不进步就会被打手心的学生，是参加六一仪仗队游行之前必须借到一件白衬衣的儿童，是丢失了自动铅笔拼命想要瞒过家长的坏孩子，是每天放学都变换不同路线回家以逃避同班男生追打的胆小鬼。胆小鬼不顾一切地在无边无际的恐惧丛林中奔突。无依无靠，无可凭恃，却心存信心。奇异而巨大的信心啊！胆小鬼一边逃跑，一边生出巨翅。胆小鬼终于回到家。年迈的外婆和更为年迈的外婆的养母坐在黑白电视机前，两人一起扭过头来。她们如此苍老。后来她们死了。胆小鬼从没见过如此巨大的死亡。世世代代累积至此的死亡。房间昏暗。胆小鬼忘记了外婆的责骂，记住了她留在锅里的一份温暖晚餐。

这一世，一定是我生生世世的第一世。这一定是我第一次来到世上吧。我突然就出现在童年里了，突然就站在那里了。我双手触及之处全是世界尽头，双脚所到之处全是深渊边缘。我看到昆虫就以为自己是昆虫，看到鸟兽就以为自己是鸟兽。要么我是野草吧？要么我是杂木顽石吧？我小得快要消失，又完整得不可思议。我上学，放学，上课，下课，睡觉，吃饭，看电视，做作业。我真的快要消失了。却又在世界另一端突然清晰，突然强壮。在那里，我仍迷恋奔跑，仍对全世界一无所知。仍倔强而迷惑，仍惧骇而勇敢。

难以相信，最后我还是长大了。我稳稳当当不偏不斜走在路上。我几乎就要什么也不怕了。所有前来威胁我的事物，我一眼就能看穿它的虚张声势。看不穿的，也能与其宁静共处。我身体健康，情感庞杂而坚定。我越来越强大，几乎就要无所不能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开始衰老。

可是我连衰老都不怕了。可是我真的不怕吗？我清晰感到童年仍潜伏在我身体深处，伤痕累累，依旧敏感，依旧耐心。它静静等待远比衰老更茫然更巨大的变化。我怀疑那便是死亡。但仍觉得死亡遥遥无期。

先吹着玩时养成了一些不规范的指法动作，所以改起来颇为费力。张老师为了让我改掉那些毛病，一遍遍示范，一遍遍讲解要领，其诲人不倦、不厌其烦的神态，每每都让我感受到一种暖暖的厚爱。他不仅极具耐心，而且要求也非常严格。有时一段乐曲、几个小节，他能让我吹上几百遍，练上十几天。倘若我想蒙混过关，在他那儿是绝对通不过的。虽然他不会大声呵斥我，但其较真的韧劲和认真的态度，使我每次都不得不打消“蒙混过关”的想法。在他的悉心调教下，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我吹笛子的技艺便有了很大提高。高中一年级的時候，我已经能够上台熟练地演奏不少乐曲了。

张老师的身材虽不算太高，但眉清目秀。他不仅笛子吹得好，而且能歌善舞，多才多艺。他悟性特高，在厂子里他干的是保全维修工，对车钳刨铣磨是样样精通，技术上绝对是“大拿”。记得当年我的自行车只要出了毛病就去找他，每次他都给我修理得格外“熨帖”。张老师的木工手艺也相当不错，我结婚前打家具的时候，他给我专门雕刻了几个“老虎腿”，让我装配在大立橱和半橱上。那“老虎腿”取材之结实，雕刻之精细，让当时我聘请的两个木匠师傅都禁不住伸出了大拇指。

人生在世，有的人命好，有的人命不好，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罢。依据张老师的品行和才分，他本应在人生路上有更大的作为，可是命运对他不公，让他在30岁那年耳朵失聪，且久治不愈，抱憾终生。

相见时难别亦难，这是我和张老师这些年间的感情缩写。我结婚之前，与张老师三天两头见面，结婚之后就少了，因为要忙事业、忙家庭，且我住在城里，他住在郊外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每年我们都会见上几次面。每次我去看望他，我们都亲亲热热地说个没完没了。每逢八月十五和春节，他都盼着我去，因为他知道我肯定会去看他。由于他的耳朵失聪，我们交流时，我要特别注意放慢说话节奏，吐字尽可能清晰。如果是复杂的语句，我就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给他看，他则直接用言语表达他的意思。我们这种交流方式，经常让我心中生出些难言的苦楚，但也从中体现出我们师徒间浓浓的情谊。

去年我刚刚退休，本以为今后有时间能与张老师多多叙叙了，可没想到他却走了。我从心里埋怨他，埋怨他为何不给我打个招呼就走了。当然我心里很明白，他何尝不想给我打招呼？何尝不等着盼着我畅叙友情？何尝又愿意走得这么早、这么匆忙呢？逝者哭也，生者也哭也。

□王知非

笛声慰藉思念情

【心香一瓣】

□杨黎明

母亲于去年正月初八去世以后，按照济南的习俗，年内我是不能走亲访友的。等到今年刚出了正月，我便来到了张老师家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于正月十一那天因为心梗已经告别了人世，享年67岁。

张老师名叫张成背，我们的师徒情谊始于四十多年前。那时候我还在中学读书，闲得无聊，经常吹笛子自娱自乐。由于没有老师指点，也就能吹个简单的曲调。大约是在1973年前后，经母亲的同事引荐，我便拜张老师为师学习吹笛子，由那时起，他就成为我的老师。不过，或许是年龄相差仅5岁的缘故，这些年间，亦师亦友的情谊似乎在我们俩身上体现得更为真切。

内行人都晓得，学乐器需要有好家什，家什如不好，技艺再高也奏不出好乐曲。当年家里生活清贫，跟着张老师学吹笛之前，我那破笛子都是一毛多钱的玩意，自然做工粗糙，音调也就不准，而音调不准是学习乐器之大忌。为了让我打好基础，在我拜师学艺之初，张老师便从他精心保存的几支笛子中，挑选出了一支送给我。

我当年跟着张老师学吹笛子既没有请他喝过拜师酒，也没有请他吃过拜师饭，更没有给他送过什么“孝敬钱”。我的母亲是烟厂职工，每个月都有几条福利烟。因为张老师抽烟，所以最初我曾想用福利烟来表达感谢之情。可是任凭我再怎么说，张老师就是不接受，几番推让，我们相互妥协，达成了“烟可以留下，但照价付钱”的协议。如果不收钱，他就不收烟。有时候我想违背“协议”，他就用“是不是不想学了”来“要挟”我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张老师与我之间的师徒交往，真就好似一杯纯洁的白水，当年他为指导我吹笛子所耗费的时间、心血，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计算。

张老师就职于山东酒精总厂，父母家在天桥区的宝华街。那时候，白天他要上班，晚上还有很多应酬，忙碌是显而易见的。可是，为了让我尽快提高技艺，他给我规定了每周三次的“面授”时间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没有特殊情况我不准不去，他也尽量把其他事推辞掉。如果实在有推脱不了的事，他就会在他的集体宿舍里给我留下纸条，详细交待当晚要练习的曲目和注意的事项，从未因自己的事而中断我的“学习”。管乐不同于弦乐，弦乐可以在室内，练习吹笛子则多半是在室外。记得当年无论是闷热多蚊的夏日，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天，在规定时间内，我在他宿舍窗外的大树下练多久，他就会在旁边陪我多久。说实话，我并不是那种心灵手巧、悟性特高的人，加上原

【窗下思潮】

与夫子对话

你身着素衣，风尘仆仆。我是你的弟子，随着你周游列国的脚步。当时，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。我不能理解你口中的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，只觉得那些高深难及的字眼，是为人处世的金科玉律。

那时，我不愿学习，你说：木受绳则直，人受谏则圣，受学重问，孰不顺哉。毁仁恶仕，必近于刑。谤毁仁者憎怒士人必主于刑也，君子不可不学。

当我游玩得忘记了时间，你说：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当我幻想着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你却说：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那时的我，对于你的话语教导，总觉得不过是些晦涩难懂的句子，劝勉我中规中矩，不可随意怠惰。

那个春日夜晚，秉烛的你驾鹤西去。我和其他弟子一样，默默送你归去，心里渐渐明白，以后的路，没有夫子了，要自己走。

我在人生起伏中，在时光中涌流着。我遇到挫折，碰壁而归，会想起你。在一次次追逐梦想的路上，我会沮丧，而时时会想起你“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”的痴迷与执念。在梦里，我无数次遇到过你。当我做事被人讥讽，在梦里你告诉我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。”当我与人相处不顺，在梦里你告诉我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当我学习遇挫，在梦里你教诲我：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当我为他人对我不满而苦恼时，在梦里你劝诫我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无数次梦中的对话后，我都会安心地睡去，在人生的路上，我又走出了正确的一步。那些夜晚，你的身形化作天上的星辰，闪烁着我前进的光亮。

我的身边走过了无数贤人。李太白昂首走过，吟着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；杜工部蹒跚走过，咏着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；范希文跨步走过，呐喊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；苏东坡轻轻走过，诵出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好似飞鸿踏雪泥”。我理解了他们。他们身上，都有着你的影子。无论是关心民众，还是兼济天下；无论是不畏权贵，还是看淡成败。多少年来，你的思想和名言一直在人间传诵着，就如无尽的长江水，也许有时壮阔，有时无声，但是正如杜甫所言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